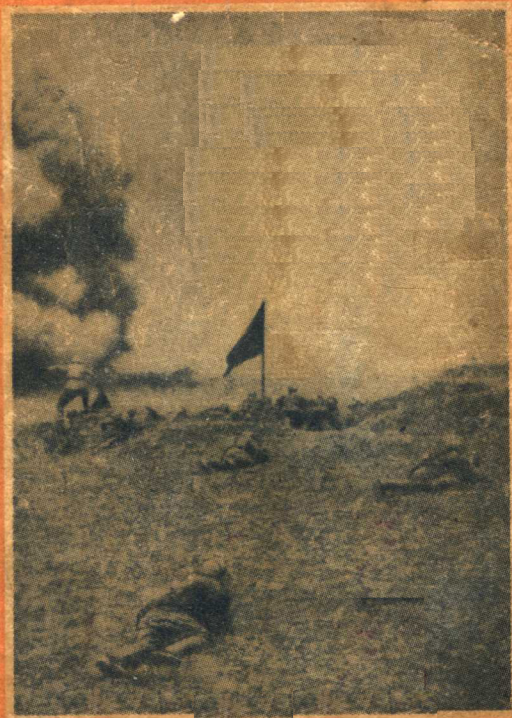


革命戰爭中的小故事

白刃著



8
P

革命戰爭中的小故事

白、刃 著

革命戰爭中的小故事

著 者 白 刃
出 版 者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玖號
(上 海 廣 平 路 155 號)
印 刷 者 永 盛 協 印 務 局
(上 海 長 壽 路 74 號)
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

書號(72) 類別 文學—通訊報告
字數 61000 字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3 1/2
1955年7月上海第1版——第1次印刷1—15100 冊
定價 三角二分

目次

大戰平型關.....	一
迎接『皇軍』.....	四
硬骨頭.....	六
『鬥牛』.....	一〇
列車上的英雄.....	一四
送殯.....	一七
雞蛋.....	二〇
好媽媽.....	二四
送郎上戰場.....	元
『多多』.....	三
歸隊.....	〇
女戰士們.....	三

牛襲夾倉·····	四七
汪記兵工廠·····	五一
狗吃砲·····	五四
英雄活着·····	五八
王殿武·····	六七
如此『戰到一兵一彈』·····	七一
鋼鐵陣地·····	七四
無敵英雄·····	七九
大殲滅戰的小故事·····	八五
復仇的火餡·····	九〇
路過家門口·····	九三
勇敢戰鬥的旗幟·····	九七
後 話·····	一〇五

大戰平型關

事情發生在山西省東北部的平型關。

平型關，你們知道嗎？在這裏，八路軍頭一次和日本鬼子打仗，中國抗戰頭一次打了大勝仗。

一九三七年，日本鬼子在蘆溝橋打響了侵略中國的砲聲後，便傲慢地拖着那沉重的大皮鞋，挺着那武士道的胸膛，喊着『巴格亞魯』，大搖大擺，一步一步踏進中國的內地！

你們知道嗎？鬼子並沒有遇到抵抗，國民黨軍隊是一聽見風聲，便跑得比飛機還快；有時候，甚至風聲也聽不到，便『開步走』了。所以兩個多月，許多地方踏着鬼子的鐵蹄，聽見喊『巴格亞魯』。

十月初旬的一個早晨，在平型關附近的山嶺上，埋伏着八路軍的戰士。他們像打獵的人，張開巨大的網口，在等着那兇惡的虎狼。

果然虎狼來了，你瞧瞧，那『皇軍』大搖大擺地進了山谷。汽車、大軍、洋馬、步兵……

這就是板垣師團的一個精銳的旅團。

哈哈，野獸進網了，打獵的人笑了。你聽聽，機關槍也笑了，手榴彈像雨點似地撲向這羣驕傲的法西斯。

這一下子法西斯可不驕傲了，你瞧瞧，汽車有的「立正」了，有的爬下山溝去了，洋馬到處亂跑，「皇軍」東倒西歪地趴下，有的死、有的傷，有的沒有目標地亂打槍。這個意外的打擊，像富士山爆發一樣，給他們一個措手不及。

我說過，他們是野獸，而不是羔羊，他們拚命地掙扎，他們拖着那沉重的大皮鞋，向山嶺上的八路軍戰士反衝鋒，可是沒有爬上，就被子彈打得滾下山去。

法西斯野獸雖然狡詐，但是跑不出這天羅地網，經過一場激戰之後，三千多個日本鬼子，全部被消滅了。

當然，這些法西斯帶來的東西，全部留給我們了。你看看，我們的戰士，穿上日本大衣，戴上鋼盔，扛上了三八式步槍，用敵人的武器武裝了自己。

戰士們打了一天仗，肚子餓了，用刺刀挖開罐頭，吃着餅乾。戰士們高興地吃着好多從未吃過的洋玩藝。

日本金票被撕碎，紙片在空中亂飛。好多戰士在擺弄一些從未見過的洋玩藝，他們的心

情是那樣高興。他們爲什麼不高興呢？他們頭一次和鬼子打仗就勝利了。

他們爲什麼不高興呢？他們爲中國爭了一口氣。他們爲什麼不高興呢？他們教訓了日本法西斯：『中國人不是好欺負的！』

你們知道嗎？這次勝利，不僅是全國歡騰，就是全世界同情中國的人民，也都歡欣鼓掌，佩服八路軍的本事。

迎接『皇軍』

山西西部的孝義縣，發生了一樁有趣的故事，那是一九三七年的冬天。

這個時候，日本鬼子打進了山西。閻錫山老傢伙，不怕年老力衰，日夜不停地向後轉跑。國民黨的縣黨部和縣長，搖身一變，成爲維持會和偽縣長。他們對於『大日本皇軍』是必恭必敬。

這一天，公路上來了一隊『皇軍』，把偽縣長和維持會長忙得『不亦樂乎』，趕快準備了好多東西，大開城門迎接。

哎喲，『皇軍』多麼威風，騎着大洋馬，穿着黃呢大衣，拿着三八式步槍，當頭的一個戴着黃五星的皮帽子，肩上斜掛着一支日本手槍，腰裏還有一把東洋刀，這是『皇軍』的中隊長。『不知中隊長大人駕到敝縣，有失遠迎，請皇軍大老爺包涵，包涵。』一邊說，一邊彎着腰，連連鞠躬。

『巴格！你是誰的？』中隊長一邊罵，一邊像是在笑。

「小人是孝義縣縣長。」

「巴格！你是縣長的，你的混蛋大大的，中國人沒有你的！」

「是，是，是小人混蛋！請老爺恕罪，恕罪。」

「混蛋！你是個壞中國人的！」中隊長一邊罵，一邊甩手，兩個「皇軍」像老鷹捉小雞，把偽縣長抓住。其餘的漢奸，嚇得光打顫，腿肚子在彈三弦，「皇軍」們過去，把他們都捉起來。

打了一陣示威槍，又散了一些傳單和佈告，「皇軍」們勝利歸來了。在路上，每個「皇軍」都笑壞了肚子，他們說着中國話，有的哼着二黃，有的唱着軍歌。

漢奸們暗暗叫苦。

原來這隊「皇軍」是八路軍一一五師的一個連，他們穿着平型關戰鬥繳來的大衣、皮鞋，騎着俘來的大洋馬，裝成了日本兵，把那些沒廉恥的東西狠狠教訓了一頓。

硬 骨 頭

優秀的共產黨員王甲邦，是一位很好的偵察員，上級每次給他的任務，他都能想辦法去完成。

他不但能完成任務，而且能經常打擊敵人，出沒在敵據點內外，捕捉敵人的便衣、特務。漢奸、特務、便衣一聽見王甲邦的名字，都很頭疼，想盡一切辦法要捕捉王甲邦。

一九四二年春天，王甲邦在一次偵察中，不幸被捕。

樂死那些狗漢奸和特務，他們想從王甲邦同志口中得到八路軍的情報和材料，他們想辦法要王甲邦投降。

王甲邦被請到一間漂亮的房子裏，桌上擺着好酒好菜。

「王同志，久聞大名，今天到我們這裏，請你喝兩杯，招待得不周到，請包涵包涵。」一個漢奸說。

「王同志，這是給你收拾的房子，這裏好房子不多，請原諒。」另一個漢奸說。

『王同志……』

『誰是你們的同志？』王甲邦怒目喊着。

『哈哈！你是八路的偵探，我們是皇軍的便衣，幹的同行工作，過去還經常打過交道，這豈不是志同道合嗎？哈哈……』一個漢奸不自然地笑着說。

『王同志辛苦了，大概也餓了，快請吃點吧。』

王甲邦只是面對着窗口，兩眼凝視着遠處的山峯，他想：在那山區裏，首長和同志們都在懷念着他。

『請吧，王同志，請吧。』

王甲邦仍然沒有理睬，漢奸們只好面面相覷。經過漢奸們再三地請，客人仍然不理他們，於是一桌酒席只好不歡而散。

晚上，大約已經十點鐘了。

王甲邦穿着髒衣服和布鞋，躺在牀上，左思右想，怎樣也睡不着。

突然門『啞』的一聲，進來一個女人。在不亮的煤油燈下，看她扮得好像妖精，香水奇味使人難受。

王甲邦知道這是什麼把戲，他一翻身，臉朝着牆。

「王先生，您辛苦了，中隊長叫我來慰問您，怎麼，您不舒服嗎？」她坐在牀角，用手去撫摩他的頭髮。

「請離開點！」王甲邦一手把她推開。

「幹嗎這樣不高興？王先生，你這樣年輕，一個人不寂寞嗎？哦！我幾乎忘了，這是中隊長給您的錢，三千元，中隊長說用完再給送來。」她又乘勢挨到牀邊，一手把錢塞在王甲邦手裏。

王甲邦抓住錢，使勁砸在這妖精的臉上，一脚把她踢倒。

「好！好！你還不識抬舉的東西！明天等着瞧吧！」那妖精又羞又怒，拾起錢，門「砰」的一聲關上，她打敗仗走了。

第二天王甲邦被綁着，押上審問。一個精通中國話的鬼子問他，說道：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多大歲數？」

「王甲邦，二十三歲。」

「是不是共產黨員？」

「是共產黨員！」

「爲什麼加入共產黨？」

『爲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，打死你們這些野獸！』

『你的部隊什麼番號？長官叫什麼？多少人？』

『不知道！』

『爲什麼不知道？』

『知道！就是不告訴你們這些野獸！』

『打！』槍托打，皮鞋踢，涼水澆，打得死去活來，最後灌辣椒水，用針刺指甲，倒吊着打，……用盡一切刑具，所得到的祕密只是三個字：『不知道』。

又經過幾次的『打與勸』，結果還是一樣。

鬼子只好拿出最後的辦法——槍斃。

王甲邦被押上刑場，走過大街，他大聲喊着：『我是中國人！我是共產黨員！共產黨員不怕死！打倒日本鬼子！』他還不斷喊着：『共產黨萬歲！』

押到城外，鬼子要在一塊青苗地裏槍斃他。王甲邦說：『請把我槍斃在那荒地裏，我是八路軍，我們向來不踏老百姓的青苗！』

王甲邦同志死了，他偉大的革命氣節却在人們心中活着，城裏老百姓都說：『共產黨員真是硬骨頭！』

『鬥牛』^①

津浦鐵路，從臨城到台兒莊的支路上，一羣不願做亡國奴的鐵路工人，組織起一支工人武裝，叫作鐵路游擊隊。老百姓叫他們『鐵道隊』。

鐵路游擊隊從成立的第一天起，就給日本鬼子很大麻煩。他們穿着便衣，腰裏掖着短槍，三五成羣，有時單獨一個人，也和鬼子打游擊。

隊員們常常神出鬼沒地出現在車站裏、車廂上。火車不斷地出軌翻車，橋樑不斷地被燒被炸，敵人的東西不斷地被偷被搶，『皇軍』、偽軍不斷地被殺失蹤，真是鬧得天翻地覆。日本人對這羣英雄無可奈何，只得蹣蹣脚叫着：『毛猴子大大的有！』

現在告訴大家一段『鬥牛』的故事。

初冬的時候，地上莊稼都倒了，日本鬼子照例出來掃蕩，到魯南山區抗日根據地搶糧食。

● 『鬥牛』是用牌九牌賭錢的一種，又名『接龍』。

從臨城東開的兵車，一列一列到了棗莊和嶧縣，臨棗支路上的運輸，連日顯得特別忙碌。

在鐵路附近齊村一家工人家裏，聚集着八九個人，他們正在商談一件重大的事情。

『據車站的確實消息，今晚上有一列日本人的軍運車，準十一點開到棗莊去，載着軍火、彈藥和大米、罐頭，咱們要能够把它搞掉，就可以遲延鬼子的掃蕩，……咱們應該用積極行動，配合山裏八路軍反掃蕩……』江隊長說明了任務，要大家發表意見。

對於任務，誰也同意。就是辦法上有點分歧，有的主張炸鐵橋，有的主張埋地雷，有的主張拔道釘。

『依我看，還是鬥牛好，一舉兩得，破壞的徹底。』素來不愛說話的、曾經當過十幾年火車司機的老吳，今天居然也出主意了。

『哈哈，鬥牛，新玩藝！』

『人家在商議大事情，老吳却想推牌九。』

『老吳昨天弄到幾個錢，今晚上又睡不着覺，我看還是積下兩個錢，過兩天，我給你進城買點花粉送給大嫂子，免得下回回家，又得叫大嫂子擰耳朵。』

『哈哈……』

『靜一靜，別開玩笑！老吳，請你把辦法講出來。』江隊長知道老吳今天破例出主意，一

定有什麼好辦法。

「剛才我碰見了鄭大嘴，他說晚上九點鐘有他一班煤車往臨城開。我算了一下，這班煤車要在十點零五分和臨城開出的那班車在鄭塢會車。我就想讓這兩班車鬥一下牛。」

大家贊成老吳的辦法，江隊長也同意。並且叫李進和王德勝跟他去，因為李進當過幾年燒火的，王德勝也是內行。並仔細叮嚀他們，叫他們要胆大心細。

*

十月天的夜晚，天空上閃着寒星。

九點鐘的時候，一列煤車從棗莊往西開。

火車吐吐地吼叫着前進，司機鄭大嘴和那個火夫心裏也撲通撲通跟着前進。

大約九點半鐘的時候，火車在一個小站上停下。老吳和李進迅速地爬進火車頭的機房。

「老鄭，老張，今晚上委屈了，請你倆在墳地裏過一宿。」老吳開玩笑地說。

鄭大嘴心跳得厲害，他一聲不吭，兩個人跟着王德勝走到路邊一塊小墳地上。王德勝把他們倆綁在樹上，嘴裏塞着棉花。

火車鳴鳴地開走了，十點鐘準時開到鄭塢車站，車站上掛起停止的信號燈，火車停下了。車長到車站去換票的時候，火車又鳴的一聲開走了。開出了一里多路，老吳把機車開上